

# 文青日常—— 十七世紀文震亨的選物指南

■ 許媛婷

在變化劇烈的時代中，生活應該以什麼樣的面貌呈現？對現代文青而言，為自己而活是一種普遍性的思維；然而，對身處於動盪時代的十七世紀，諸如文震亨這類文青們，則是力求屬於在他們的小時代裏活出自己。本文從文震亨《長物志》談起，探討十七世紀文青的選物品味，以及他們都參考哪些書籍來做為日常選物的指南？

## 文震亨與《長物志》初印本

文震亨（1586-1645）何許人也？為什麼在他寫出《長物志》之後，似乎成為時人及後人視為崇雅品味的代表作品？究竟這本《長物志》有什麼樣的魅力，值得時至今日的我們依然陶醉於他所建構出來的物質品味與生活態度。

若要了解文震亨及其著作《長物志》，那就得先從他的家世談起。自幼成長於宦官及書畫世家的文震孟（1574-1636）與文震亨兄弟二人，有個畫名顯赫的曾祖父文徵明（1470-1559）。由於文氏一族，原居於江蘇長洲縣，文徵明的父親文林（1445-1499）曾任溫州知府，後遷居至吳縣，築居室「停雲館」。隨著文徵明在畫壇地位的提升，「停雲館」因而聲名遠播，延續了數代。後來，曾孫輩的文震孟搬到城西修築「藥圃」作為自家居所，而文震亨則在「停雲館」附近建造「香草垞」，成為他的日常居所。（圖1）

十七世紀的「香草垞」，今日已然不存。然從文震亨《長物志》書中記載，我們依稀可以想見當年的室廬樓閣，由內而外的門窗

几榻、器具書畫、草木花卉、水石禽魚、蔬果香茗、衣飾舟車，彷彿可以想見文震亨置身於天地間屬於他自己一處桃花源的快意自在。

文震亨取材於南朝宋劉義慶（403-444）《世說新語》王恭（?-398）的「身無長物」典故，而成為本書名稱。何謂「長物」呢？長，讀音ㄔㄨㄥˋ，原指身外多餘之物。身為文震亨的好友兼著作審定人之一的沈春澤（?-1629）則在〈長物志序〉進一步解釋：「夫標榜林壑、品題、酒茗、收藏、位置、圖史、杯箸之屬，於世為閒事，於身為長物，而品人者於此觀韻焉、才與情焉。」（圖2）換言之，舉凡上述所稱，世人認為的「閒事」、「長物」，或許都是些柴米油鹽醬醋茶以外，無暇顧及之事；然而，這恰巧是文震亨關心的事與物，並作為判斷旁人是否具備才情、韻味的文青準則。

若是追尋引發文震亨立下出書決心的原因，則很有可能是受到市井間俗不可耐的好事者刺激而來。根據好友沈春澤〈序〉提到：「近來富貴家兒與一二庸奴、鈍漢，沾沾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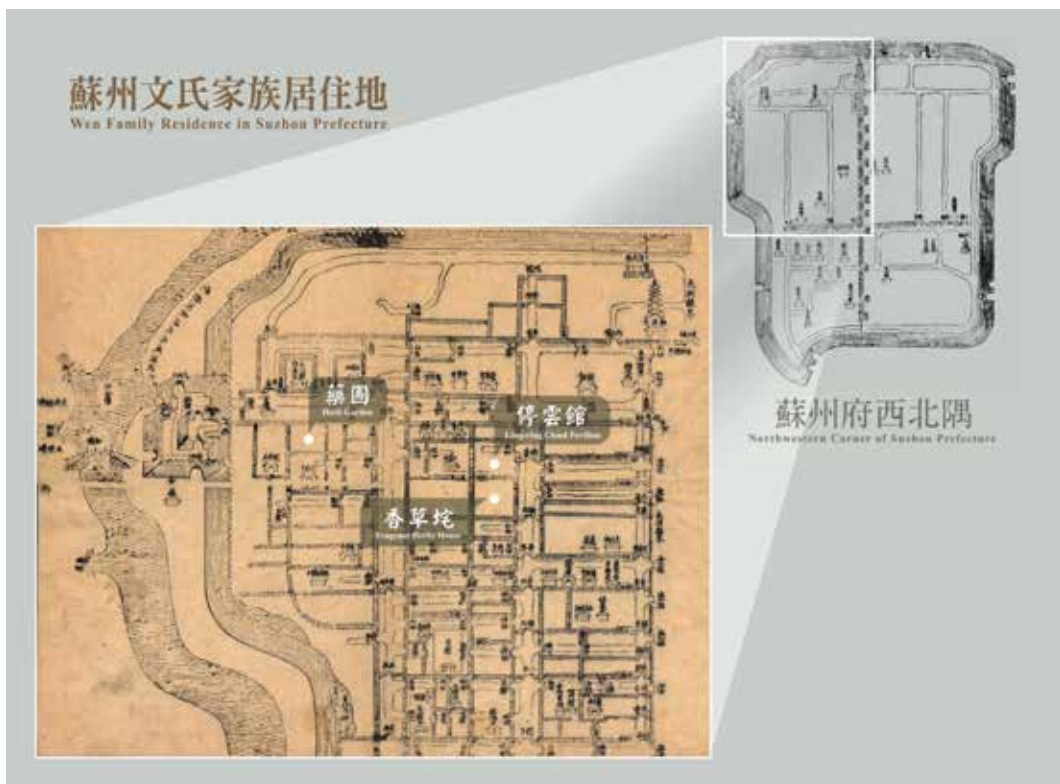


圖1 「蘇城吳縣境西北隅圖」出自明牛若麟《吳縣志》 明崇禎十五年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好事自命。每經賞鑑，出口便俗，入手便粗，縱極其摩娑護持之情狀，其污辱彌甚。遂使真韻、真才、真情之士，相戒不談風雅。」最末，沈春澤寫下他與文震亨兩人聊天之間，由文震亨親口回答的：「吾正懼吳人心手日變，如子所云，小小閒事長物，將來有濫觴而不可知者，聊以是編，堤坊之有是哉。」沈氏序末並署下「友弟吳興沈春澤書于餘英草閣」。由此可知，文震亨寫書用意，不僅是希望透過文字記錄，使世人得見他的日常品味；更重要的是，藉此傳達崇尚尚雅的生活態度，免得吳人被一些富貴子弟及其庸奴自以為是的粗俗態度誤導，這是文震亨最不能忍受的事情。

不過對後代學者而言，迄今未能解惑的是：文震亨《長物志》十二卷究竟成書及出

版於何時？由於書中留下線索不多，因此只能透過他在出版之前，曾經與多位知名文人、畫家相互討論，同時這批人還為文震亨提供修改建議的審定人角色談起。每卷審定人分別為：卷一「室廬」太原王醇（?-1627）、卷二「花木」滎陽潘之恒（1556-1622）、卷三「水石」隴西李流芳（1575-1629）、卷四「禽魚」彭城錢希言（1562-1638）、卷五「書畫」吳興沈德符（1578-1642）、卷六「几榻」吳興沈春澤、卷七「器具」天水趙宦光（1559-1625）、卷八「位置」太原王留（?-1619）、卷九「衣飾」譙國婁堅（1567-1631）、卷十「舟車」京兆宋繼祖、卷十一「蔬果」汝南周永年（1582-1647）、卷十二「香茗」文震孟。（圖3）

除了最末一卷交由兄長文震孟為其把關之外，其餘各卷的審定人都是平日與文震亨互



圖2 明 沈春澤 〈長物序〉收入《長物志》 明末葉刊本 國家圖書館珍藏

有往來，甚至有些還是具有姻親淵源的友人，像是卷五審定人趙宦光的妻子文俶（1595-1634），為文震亨堂兄文從簡（1574-1648）的女兒，即文震亨的堂姪女；卷八審定人王留是著名文學及書法家王穉登（1535-1612）

的五子，而王留的哥哥王徵君則是文震亨的岳父，可以肯定的是這些千絲萬縷的人際脈絡對於這本書構成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力。

由於英國學者柯律格（Craig Clunas）教授曾經對《長物志》進行過深入研究，並且

長物志序

夫標榜林壑品題酒茗收藏位置圖史杯鐺之屬於世為閒事於身為長物而品人者於此觀韻焉才與情焉何也挹古今清華美妙之氣於耳目之前供我呼吸羅天地瓊雜碎細之物於几席之上聽我指揮扶日用寒不可不備不可食之器尊踰掛壁享輕千金以寄我之慷慨不平非有真韻真才與情以勝之其謂弗同也近來富貴家兒與一二庸奴鈍漢沾沾以好事自命每經賞鑒出口便俗入手便粗縱極其摩娑護持之情狀其污辱彌甚遂使真韻真才真情之士相戒不談風雅嗜亦過矣司馬相如携卓文君賣車騎買酒舍文君當壚滌器映帶憤鼻禪邊陶淵明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叢菊孤松有酒便飲境

大物志序

地兩截要歸一致右丞茶鑪葉白經案繩牀香山名姬駿馬攫石洞庭結堂廬阜長公聲伎酬適于西湖煙舫翩跹乎赤壁禪人酒伴休息夫雪堂豐儉不同總不礙道其韻致才情政自不可掩耳予向持此論告人獨余友啟美氏絕領之春來將出其所纂長物志十二卷公之稅林且屬余序予觀啟美是編室廬有制貴其美而借古

而潔也花木水石禽魚有經貴其秀而遠宜而趣也書畫有目貴其奇而逸雋而永也几榻有度器具其式位置有眼貴其精而便簡而蕪巧而自然也衣飾有王謝之風舟車有武陵蜀道之想蔬果有仙家瓜棗之味香茗有荀令玉川之癖貴其幽而閑淡而可思也法律指歸大都游戲點綴中一往刪繁去奢之意義存焉豈惟庸奴

鈍漢不能窺其崖略即世有真韻致真才情之士角異獵奇自不得不降心以奉啟美為金湯誠字內一快書而吾黨一快事矣余因語啟美君家先徵仲太史以醉古風流冠冕吳趨者幾滿百歲通傳而家聲香遠詩中之畫畫中之詩窮吳人巧心妙手總不出君家譜牒即余日者過子璽磚累日嬋娟為堂玉局為齋令人不勝描畫

長物志序

三

則斯編常在子衣履襟帶間美筆費紙又無乃多事耶啟美曰不然吾正懼吳人心手日變如子所云小小開事長物將來有濫觴而不可知者聊以是編堤坊之有是哉刪繁去奢之一言足以序是編也予遂述前語相諭令世觀是編不徒占啟美之韻之才之情可以知其用意深矣

友弟吳興沈春澤書于餘英草閣



## 文震亨《長物志》的審定人們

Editors of Wen Zhenheng's *Treatise on Superfluous Things*

| 卷次<br>Volume number | 卷名<br>Title                    | 審定人<br>Editor                       |
|---------------------|--------------------------------|-------------------------------------|
| 卷一                  | 室廬<br>Studios and retreats     | 太原 王醇<br>Wang Chun rom Taiyuan      |
| 卷二                  | 花木<br>Flowers and trees        | 滎陽 潘之恒<br>Panzhiheng from Yingyang  |
| 卷三                  | 水石<br>Water and rocks          | 隴西 李流芳<br>Li Liufang from Longxi    |
| 卷四                  | 禽魚<br>Birds and fish           | 彭城 錢希言<br>Qian Xiyan from Pengcheng |
| 卷五                  | 書畫<br>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 吳興 沈德符<br>Shen Defu from Wuxing     |
| 卷六                  | 几榻<br>Tables and couches       | 吳興 沈春澤<br>Shen Chunze from WuXing   |

| 卷次<br>Volume number | 卷名<br>Title                   | 審定人<br>Editor                        |
|---------------------|-------------------------------|--------------------------------------|
| 卷七                  | 器具<br>Vessels and utensils    | 天水 趙顯光<br>Zhao Yiguang from Tianshui |
| 卷八                  | 位置<br>Placing and arrangement | 太原 王留<br>Wang Liu from Taiyuan       |
| 卷九                  | 衣飾<br>Clothing and adornment  | 譙國 婁堅<br>Lou Jian from Qiaogou       |
| 卷十                  | 舟車<br>Boats and carriages     | 京兆 宋繼祖<br>Song Jizu from the Capital |
| 卷十一                 | 蔬果<br>Vegetables and fruit    | 汝南 周永年<br>Zhou Yongnian from Runan   |
| 卷十二                 | 香茗<br>Incense and tea         | 兄 文震孟<br>Elder brother Wen Zhenmeng  |

圖3 | 文震亨《長物志》每卷題名及其審定人

透過不同審定人身份，從而得出文震亨《長物志》最有可能完成於1610年代後期，並假定出版於萬曆四十三年至四十八年（1615-1620）。<sup>1</sup>除了柯律格教授推測《長物志》的完成時間外，另有推測該書完成於萬曆四十六年至四十七年（1618-1619），或有天啟元年（1621），或是崇禎七年（1634）說法，迄今尚未有定論。除此之外，近代植物學家陳植（1899-1989）教授則是對園林建築及植物喜好而校注《長物志》，亦對本書有較為深入的研究與分析。<sup>2</sup>總而言之，即使學界現仍無法百分之百的確認《長物志》出版時間，依然無損於對本書的正面評價。

此次配合本（2019）年9月28日開展「小時代的日常：一個十七世紀的生活提案」特展，本院特從國家圖書館借來明末刊本及清同治年間的《長物志》各一部，及萬曆三十一年（1603）杭州書商胡文煥出版《新刻洞天清錄》及萬曆年間繡水沈氏尚白齋刊



圖4 | 文震亨《長物志》卷端有「田研齋」白方印、「文震亨」朱方印 明末葉刊本 國家圖書館珍藏

《考槃餘事》等書，以彌補本院藏品的不足。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此部借展的明末東海徐成瑞校刊《長物志》，不僅是現存最早刊本，同時透過書上兩個特別的收藏印，一為「田研齋」白方，另一為「文震亨印」朱方，推測此部應是首刷的初印本。（圖4）

「田研齋」白方印置於卷端首葉最下方，按理來說多半是首位擁有書籍之人。據查印主為明末文人余國楨（1596-1679），字瑞人，別號劬庵，遂安（今浙江杭州）人。崇禎庚辰（十三年，1640）進士，官富順知縣。余氏嘗言家無長物，惟積圖書數卷，以遺子孫，著有《田研齋集》及《見聞記憶錄》。<sup>3</sup>由於印主余國楨活動的年代與地域與文震亨多有重疊，兩人很可能相識。

再者，書中「文震亨印」朱方印則是巧妙的鈐壓在作者名字上，作者文震亨並非本書首位的擁有者，卻在書上鈐印，那麼最有可能的情況便是余國楨在購得此書之後，曾經拿給作者文震亨鈐下印記；或者，余國楨在因緣際會下得到文震亨贈書，特別請文震

亨於姓名處鈐印以留念，其作用便如同現今請作者簽書的意義是相同的。

此外，卷一審定者王醇及校刊者徐成瑞名字旁的空行處，另見鈐有「梅益徵印」白方及「復齋」朱方藏印。此二枚章的印主為清嘉慶年間藏書家梅益徵（生卒年不詳），字復齋，松江（今上海）人。梅氏嗜書，購求數十年，頗多得鈔本、稿本等罕見之書。遇有善本，手自校勘，室名「得一閣」。而透過追索書中鈐印過程，可知流傳有緒。

現今仍可見到的《長物志》版本，除了明末徐成瑞校刊本之外，另外還有清乾隆朝文淵閣《欽定四庫全書》寫本、<sup>4</sup>清乾隆四十四年（1778）金忠淳硯雲書屋刊本、<sup>5</sup>清道光二十年（1840）鉛印本、<sup>6</sup>清同治十三年（1874）南海伍氏《粵雅堂叢書》刊本<sup>7</sup>（圖5），以及清同治到光緒年間的海上海申報館排印本等。民國之後，《長物志》出版情況更為常見，像是民國四年（1915）《古今說部叢書》鉛印本、民國十七年（1928）上海神州國光社《美術叢書》排印本<sup>8</sup>等等。

## 文震亨《長物志》出現以前的鑑賞指南

在《長物志》出現之前，這類以文人清供、賞心娛目器具為主題的著作，其實不少。清乾隆年間編纂《四庫全書》時，將這類書籍編入「子部雜家類雜品之屬」，並在《四庫全書簡明目錄》項下註解：「宋以後一切賞心悅目之具，無不勒有成編，圖籍於是始眾。今於專明一事者，皆別入譜錄；其雜陳眾品者，並類聚於此門。蓋既為古所未有之書，不得不立古所未有之例矣。」換言之，這類論述多樣品項的書籍，未見於宋朝以前，



圖5 《長物志》清同治十三年南海伍氏《粵雅堂叢書》刊本 國家圖書館珍藏

而在宋朝以後才開始流行，進而影響明、清兩朝的文人依循前人腳步，文震亨便是這個在潮流下的其中一份子。

特別的是，四庫館臣在看待文震亨其人及《長物志》時，緣於其為文徵明曾孫的家世背景，認為賞鑑自有淵源；又因其絕食殉國、氣節炳然之故，相較其他人而言，則更增添一些敬重與惜才的成份。然而回歸到本書時，還是認為有其參考藍本，根據《欽定四庫全書總目·長物志提要》：「凡閒適玩好之事，纖悉畢具。大致遠以趙希鵠《洞天清錄》為淵源，近以屠隆《考槃餘事》為參佐。」故而，下面就從宋朝趙希鵠《洞天清錄》（原作《洞天清祿集》）談起，追索文震亨《長物志》出現以前屬於「雜品類」的鑑賞書籍。（圖6）

### 一、南宋·趙希鵠《洞天清祿集》

《洞天清祿集》約成書於南宋嘉熙、淳祐年間（1237-1252），傳至明代，明人改書名為《洞天清錄》刊行流通，至清以後則兩

種寫法並見。<sup>9</sup> 作者為南宋宗室後裔的趙希鵠（約1170-1242），字飛卿，浙江諸暨人，家居袁州宜春。趙希鵠父親趙師偃曾任臨安兩浙轉運司，而趙希鵠為嘉定癸未（十六年，1223）進士，可見其出身於官宦世家，故能寫作本書有其背景。

根據趙希鵠〈洞天清祿集序〉：「悅目初不在色，盈耳初不在聲。嘗見前輩諸老先生多蓄法書名畫、古琴舊硯，良以是也。明窗淨几，羅列布置，篆香居中，住客玉立相映時，取古人妙跡以觀。烏篆蝸書，奇侈遠水，摩娑鐘鼎，親見商周。端硯湧巖泉，焦桐鳴玉佩。不知身居人世，所謂受用清福，孰有踰此者乎？」這段內容充分呈現出趙希鵠心中理想的生活方式，是身處於一個窗明几淨、佈置雅致的家居環境之中，閒來與訪客談談古人法書、聊聊古畫，把玩鐘鼎，彷彿可以感受商、周朝的古人興味；眼前所見是端州佳硯，所聞盡是悅耳的古琴弦聲。人世間還有什麼能比此種清福更加受用的呢。

本書所載皆趙希鵠的經歷或親身體驗，因此寫來特別真實有感。<sup>10</sup> 書中分敘鑑別古器之事，舉凡古琴、古硯、古鐘鼎彝器、怪石、研屏、筆格、水滴、古翰墨真跡、古今石刻、古今紙花印色、古畫等，俱在考辨之列。趙希鵠不僅對各種古器之源流進行考證，且辨析精審，被視為宋代品評古玩及文房清賞的代表作品，同時對之後的明、清士人寫作鑑賞書籍影響深遠。（圖7）

### 二、明初·曹昭《格古要論》

被視為明代最早古物鑑賞著作的《格古要論》三卷，作者為曹昭（活動於元末明初），字明仲，松江華亭（今上海）人。據曹昭〈格古要論序〉：「先子貞隱處士，平生好古博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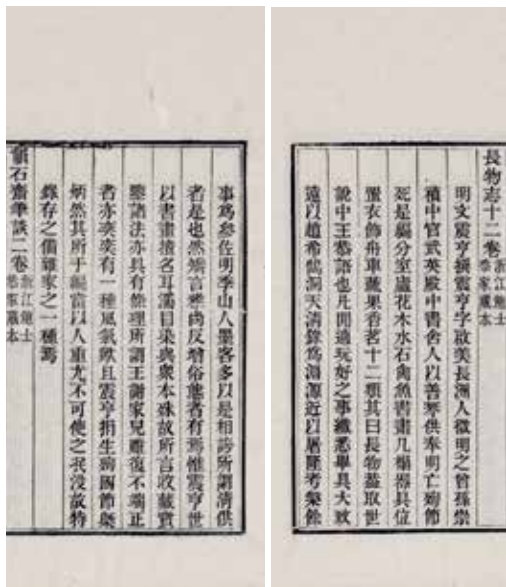


圖6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長物志提要》 清乾隆60年武英殿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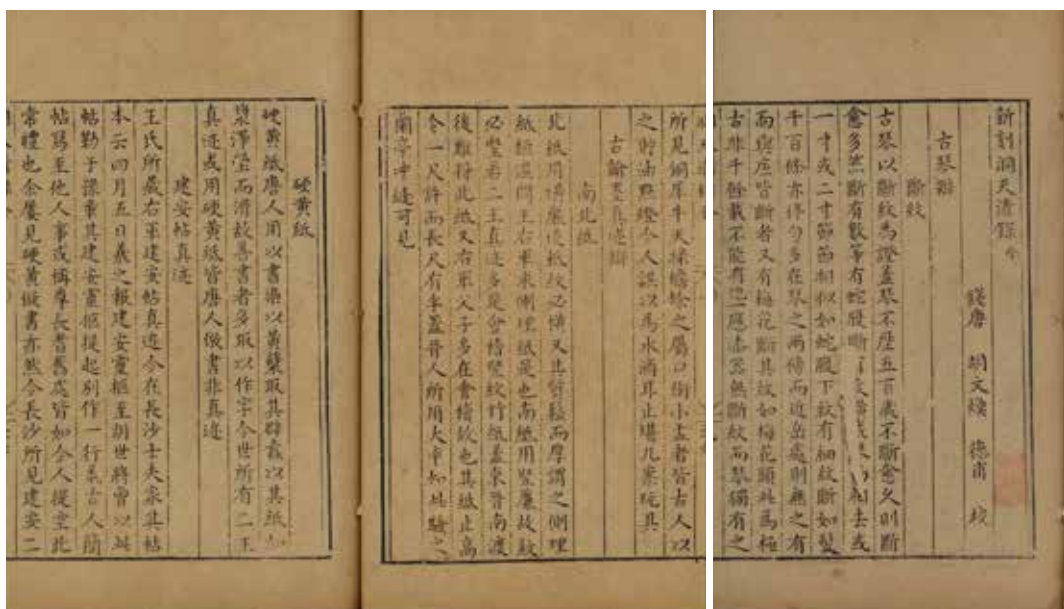


圖7 宋 趙希鵠撰《洞天清錄》 明萬曆31年錢塘胡氏刊本 國家圖書館珍藏

素蓄古法帖、名畫、古琴、舊硯、彝鼎尊壺之屬，置之齋閣，以為珍玩，其售之者往來尤多。」由此可知，曹昭家境應該是很不錯的，父親向來喜歡買些古法帖、古畫、琴、硯、青銅器等等，其子曹昭在耳濡目染之下，亦培養出崇古嗜好與鑑賞能力。（圖8）

曹昭又說：「余自幼性本酷嗜古，侍於先子之側，凡見一物，必遍閱圖譜，究其來歷，格其優劣，別其是否而後已，迨老至猶弗怠，特患其不精耳。近世纨绔子弟習清事者必有之，惜其心雖好，而目未之識。因取古銅器、書畫、異物分高下、辨真贗，舉其要略，書而成編，析門分類，目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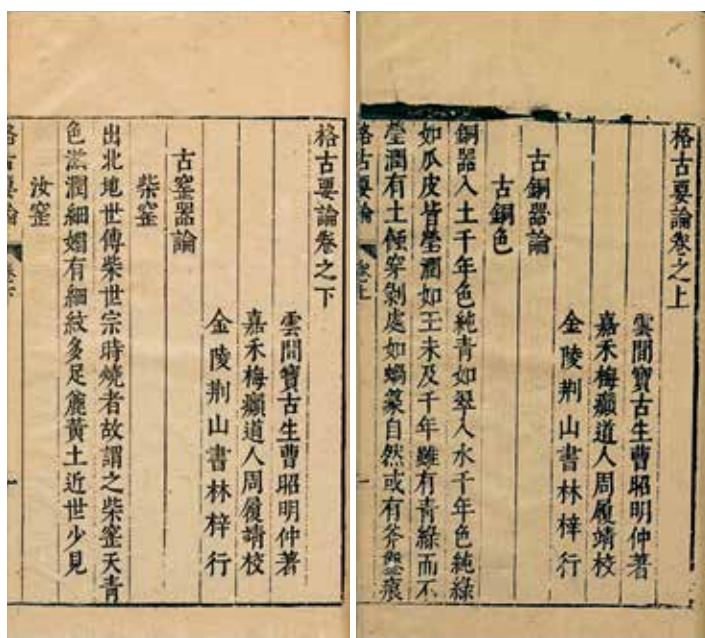


圖8 明 曹昭撰《格古要論》 明萬曆間金陵荆山書林《夷門廣續》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曰格古要論，以示世之好事者。」如此一來，我們便很清楚曹昭為什麼要寫作本書。其遠因在於其自幼受到耳目學識影響，養成求知

曰格古要論，以示世之好事者。」如此一來，我們便很清楚曹昭為什麼要寫作本書。其遠因在於其自幼受到耳目學識影響，養成求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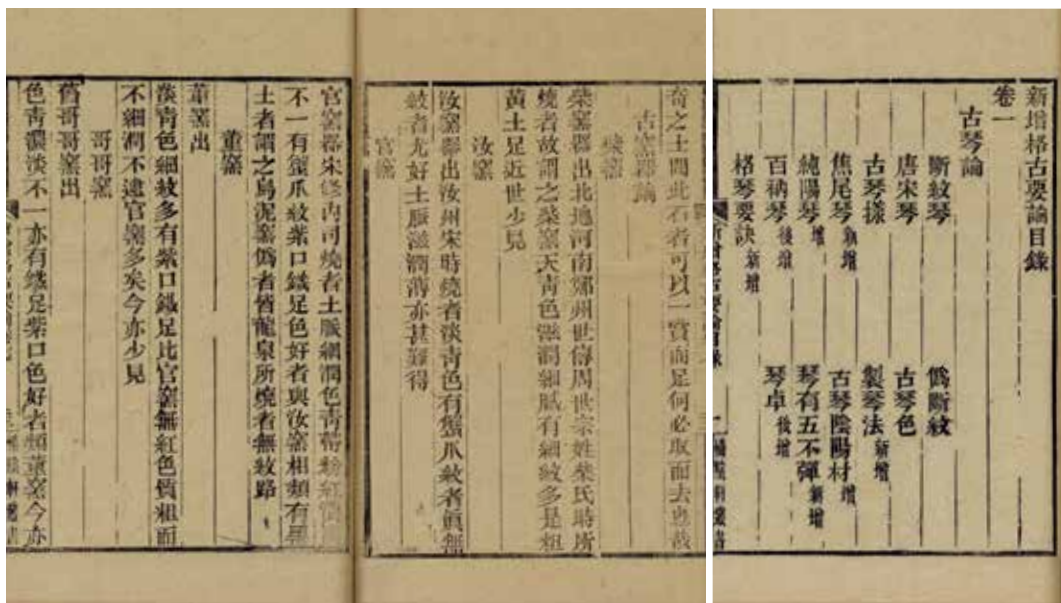


圖9 明 曹昭撰、舒敏編、王佐增補 《新增格古要論》 清光緒22年長沙胡元堂《惜陰軒叢書》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若渴、追本溯源的「說清楚、講明白」性格；近因則在於眼見近世執樞子弟不識古物的高下、真贗，盲目追求假貨俗物，甚至有誤導古器書畫真正價值的判斷。換言之，這種源於對坊間追求器物的雅俗界限混淆而產生焦慮感，促使曹昭希望透過書中內容導正世人對古器及名畫的看法，進而建立正確的鑑賞觀點。

本書完成洪武年間，據不同版本的曹昭自序，而有不同成書時間，一說為洪武二十年（1387），另一說為二十一年（1388）。此書深受南宋趙希鵠《洞天清祿集》對古物鑑賞的影響，按其性質分成十三門，卷上為古銅、古畫、古墨跡、古碑法帖；卷中為古琴、古硯、珍奇、金鐵；卷下為古瓷器、古漆、錦綺、異木、異石。<sup>11</sup>

其後，同為松江人的舒敏將曹昭《格古要論》重編成五卷本，而後又被江西吉水人王佐於景泰七年（1456）至天順三年（1459）

增補為《新增格古要論》十三卷本。（圖9）新增部分較原有內容更為廣泛豐富，同時遵循曹昭立論有據、客觀公允的賞鑑態度。此種對古器的鑑賞品評觀點，對活動於嘉靖及萬曆年間的高濂、項元汴（1525-1590）、王世貞（1526-1590）、張應文（1535-1593）、屠隆（1543-1605）、董其昌（1555-1636），甚至是更晚的李日華（1565-1635）、沈德符、文震亨等人，具有或多或少的影響力。

### 三、明·張應文《清秘藏》

《清秘藏》為張應文所作，其子張謙德（1577-1643，即著作《瓶花譜》、《清河書畫舫》的張丑）為完成父親遺願，於服喪期間重新潤色編纂後出版。張應文，字茂實，江蘇崑山人。因屢試不第，將全部重心放在古器、書畫以自娛。後自嘉定徙居長洲，廣搜古今法書名畫。張應文晚年病重時，邀請多年好友王穉登為《清秘藏》寫序，而王穉登在序中提到本書取名由來：「今舉生平所





圖10 | 明 張應文撰 〈清秘藏序〉收入《清秘藏》 精鈔本 國家圖書館珍藏

志記者，一一題識，而總命之曰《清秘藏》，蓋亦希跡倪高士云。」所指的倪高士，即元代著名書畫家倪瓚（1301-1374），取倪瓚藏書樓閣「清秘閣」為《清秘藏》書名，意謂所見所識俱為清雅珍罕之物，亦有向古人致敬的意味。（圖10）

本書成書時間約萬曆二十一至二十三年（1593-1595）之間。內容分上、下兩卷，卷上論玉、古銅器、

法書、名畫、石刻、瓷器、晉漢印章、硯、異石、珠寶、琴劍、名香、水晶瑪瑙琥珀、墨、紙、宋刻書冊、宋繡刻絲、雕刻、古紙絹素、裝褙收藏，共計二十門；卷下敘賞鑑家、書畫印識、法帖源委、臨摹名手、奇寶、斲琴（製琴）名手、唐宋錦繡、造墨名手、古今名論目、所蓄所見，共十門。張應文參照南宋趙希鵠《洞天清祿集》體例，多敘所見所聞，並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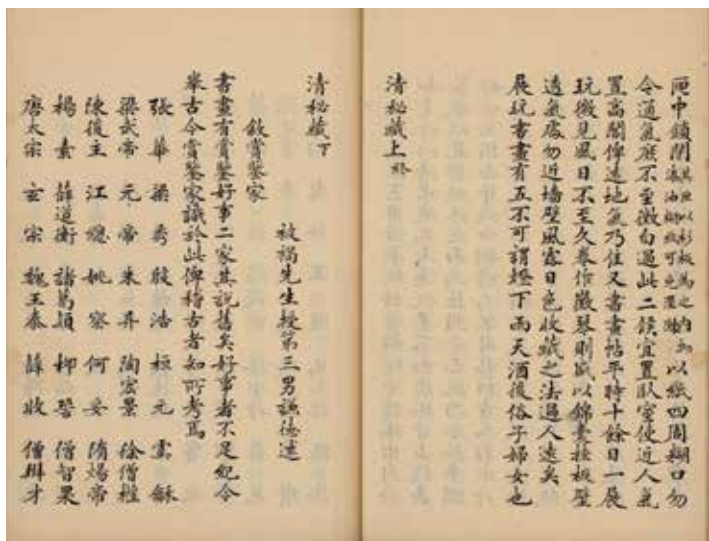


圖11 | 〈敘賞鑒家〉收入《清秘藏》卷下 精鈔本 國家圖書館珍藏

用前人觀點加以論證或反駁，像南宋周密《雲烟過眼錄》、明曹明仲《格古要論》的觀點，都曾出現。（圖11）

## 與《長物志》同時期的選物指南

### 一、明·高濂《遵生八牋》

活動於明嘉靖、萬曆年間的高濂（約1535-1603前後），<sup>12</sup>字深甫，號瑞南，一作

瑞南道人，錢塘（今浙江杭州）人。高濂父親高應鵬，為武功郡王高遵甫的十四世孫，名門望族之後，然棄儒從商，致十年而富；其後曾入貲為南京龍江關提舉，為官認真盡責。待高濂出生之後，即另外築室藏書，貯古圖書、古畫、古尊彝鐘鼎等器，從小提供高濂良好的求學環境及文化薰陶基礎。

高濂在經濟無虞與閑逸生活下，舉凡讀書、寫字、吟詩、彈琴、賞畫、品茗、焚香、遊賞等事，皆日常所為。所著《遵生八牋》十九卷，分成八牋，著重養生哲學、追尋延壽之方。其中《燕閒清賞牋》分上、中、下三卷論述賞鑑清玩之物及事，雖看似與養生無關，然從高子（高濂在書中自稱為高子）引言稱：「閒者，匪（按：非也。）徒尸居肉食，無所事事之謂。俾閒而博奕樗蒲（按：古代棋戲），又豈君子之所貴哉。孰知閒可以養性，可以悅心，可以怡生，安壽斯得其閒矣。」可知高子將閒事視為洗滌人間氛垢、清心樂志的延壽方法，亦符合他認為的養生之道。（圖 12）

院藏此本《雅尚齋遵生八牋》為最早刊印本，書前有屠隆、李時英（隆慶五年 1571



圖 12 明 高濂 《雅尚齋遵生八牋》 明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進士，錢塘人）及萬曆十九年（1591）高濂自序。由此可知，高濂此書完成後，曾讓屠隆及李時英閱過，屠、李兩人才寫下推薦序。由於高子書中多處引用南宋趙希鵠《洞天清錄》、曹明仲《格古要論》等書看法，卻未見屠隆觀點，可見高濂此書出版時間應早於屠隆《考槃餘事》。此外，現今學者看待屠隆《考槃餘事》時，又經比對兩書內容之後，認為大多受高濂《遵生八牋》影響，甚至有增刪、改造高濂原文的情形。<sup>13</sup>

## 二、明·屠隆《考槃餘事》

被視為由明代著名政治家、文學家屠隆（字長卿，一字緯真）所作《考槃餘事》，是一本以文房清玩為主題的著作。書中分成四卷，卷一論書板碑帖；卷二評畫、紙、墨、筆、硯、琴、劍；卷三則有香、筆格、筆筒、筆船、筆洗、圖書匣、花尊、鐘、磬等文房等各式器皿；卷四雜談數珠、鉢、番經、道扇、道服、鶴、瓶花、盆玩、品茗、製茶等物用及事類，由於卷三及四頗為瑣碎紛亂，遂難以區分種類及性質。

明萬曆三十四年（1606）由繡水沈士龍、沈德先、沈孚先家族經營書坊「尚白齋」出版的《考槃餘事》，標榜著經過當時知名的文學家、書畫家陳繼儒（字仲醇，號眉公，1558-1639）著手校訂，不但是目前所見最早的版本，亦是最接近原貌的版本。（圖 13）不過，值得探討的是，根據現今研究者黃睿針對本書內容比對後，發現尚白齋本《考槃餘事》237 條，其中取自高濂《遵生八牋》便有 183 條，比例接近 80% 之高；而取自趙希鵠《洞天清錄》及曹昭、舒敏及王佐等人整理的《新增格古要論》則各 19 條。因而得出《考槃餘事》多是雜抄《遵生八牋》而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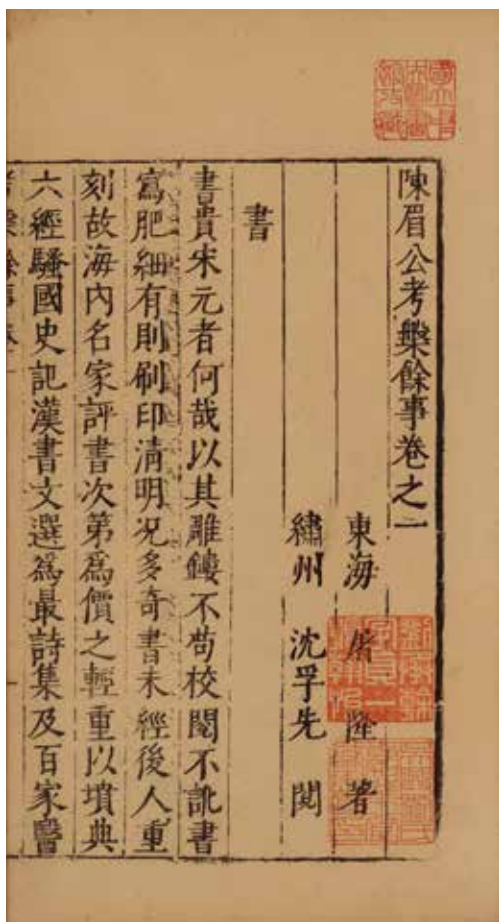


圖 13 明 屠隆撰《考槃餘事》 明萬曆間繡水沈氏尚白齋刊本 國家圖書館珍藏

最後，更主張此本《考槃餘事》與屠隆著作所呈現出來的寫作風格大不相同，極有可能是書坊偽託之作。<sup>14</sup>

姑且不論是否偽託屠隆之名而編成的《考槃餘事》，在書坊有利可圖的出版背景下，仍具體呈現出當時士人或文人群們對時下流行玩賞古物的高度興趣與鑑賞風尚。本書作為探討晚明物質文化的研究上，仍有其參考價值。

### 三、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

明代文人沈德符於萬曆三十四、三十五年（1606-1607）寫成《萬曆野獲編》二十卷，書名標誌寫作時間為「萬曆」朝，「野獲」則有「野之所獲」意味，內容則上自朝章掌故，下至風土民情，是一本範圍廣泛、種類豐富的筆記著作；十餘年後，沈氏於四十七年（1619）又完成《續編》十二卷，可惜不曾出版。直到清康熙年間，錢枋（生卒年不詳）以及沈德符的五世孫沈振根據留下的部分重新梳理成《萬曆野獲編》正續編三十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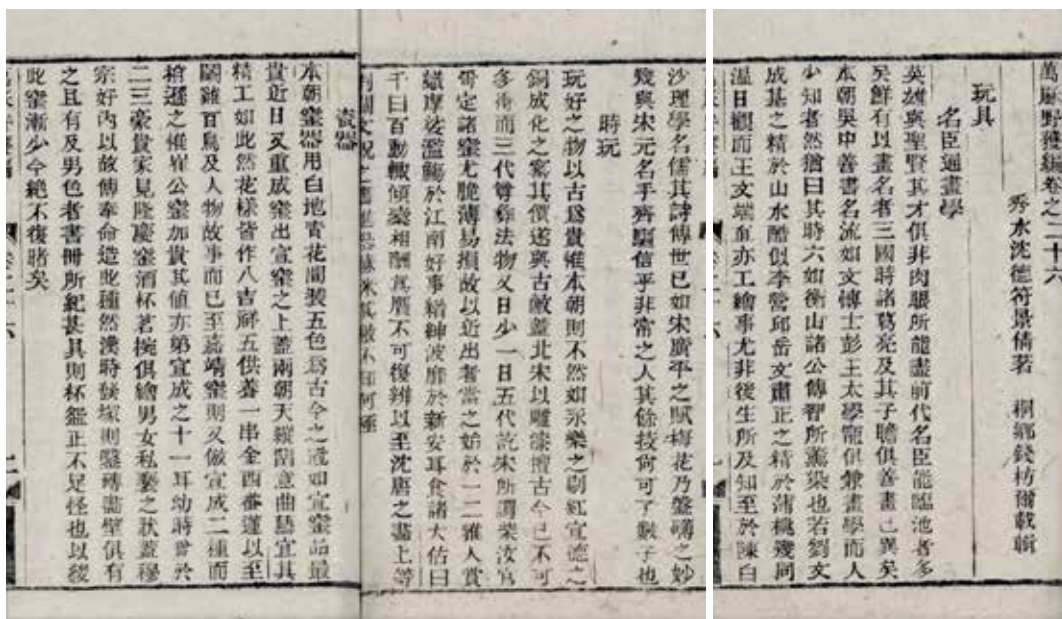


圖 14 明 沈德符撰《萬曆野獲編》 清刊巾箱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補遺》四卷。<sup>15</sup>

書中論及關於時人所愛器物、畫作等賞鑑事宜，列入〈玩具〉卷下，項目包含名臣書畫學、時玩、瓷器、好事家、假骨董、法帖、紙、墨、硯、漆、扇。以「時玩」為例，沈氏直言：「玩好之物，以古為貴。惟本朝則不然，永樂之剔紅，宣德之銅，成化之窯，其價遂與古敵。」從中可看出萬曆年間的士人與商賈對於時玩器皿的偏好與風尚。（圖 14）

## 結語

身處於動盪時代的十七世紀，諸如上述所提到的沈春澤、趙頤光、沈德符、文震亨

這些懷抱著熱情理想的熟齡文青們，當他們閒暇翻閱著南宋趙希鵠、明初曹昭等前人所留下鑑賞書籍的同時，內心很可能充滿著對時代變動的矛盾與無奈，只好在透過鑑賞玩味這些「長物」的當下，力求在屬於自己生活裏活出一個有滋有味的「小時代」。這種文人雅士生活面貌的形塑，遂從周遭有形之物的居所、器用、收藏逐一建構起來，心境與品味則在無形之間成為生命的一部分。以文震亨為首的這群賞鑑家們，可以說是從古法中找到當代的賞玩樂趣，器物雖古，生活卻可以處處新鮮，日日有味。

作者任職於本院圖書文獻處

## 註釋

1. 參見英國學者 Craig Clunas, *Superfluous Things: 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 Early Modern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4); 另有柯律格著，高昕丹、陳恒譯，洪再新校，《長物——早期現代中國的物質文化與社會狀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頁 34-36。
2. 參見陳植校注、楊超伯校訂，《長物志校注》（上海：江蘇科學技術出版社，1984）。另見王文萌，〈1990 年以來《長物志》研究綜述〉，《設計藝術研究》，2015 年 4 期，頁 92-95。
3. 見明末清初黃虞稷（1629-1691），《千頃堂書目》卷 28「余國楨《田研齋集》，字瑞人，遂安人。」又見《欽定四庫全書·見聞記憶錄》提要：「國朝余國楨撰。國楨字瑞人，別號幼庵，遂安人。前明崇禎庚辰進士，官當順縣知縣。是編乃其入國朝以後家居所作。」
4. 現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
5. 見於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中國國家圖書館等地均有收藏。
6. 現藏於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
7. 現藏於（臺北）國家圖書館、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中國國家圖書館、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等地均有收藏。
8. 現藏於（臺北）國家圖書館、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等地均有收藏。
9. 有關《洞天清祿集》書名及內容研究，可參考衣若芬，〈趙希鵠《洞天清祿集》探析〉，《新宋學》，輯 2（2003.11），頁 410-424；連凱文，〈宋代士人鑑藏的審美思想——以《洞天清祿集》為例〉（江蘇：南京藝術學院藝術學碩士論文，2009）；黃雯越，〈《洞天清祿集》校勘及其相關問題〉（浙江：中國美術學院美術學碩士論文，2014）；以及梁麗君，〈「《洞天清祿集》著錄與相關研究」〉，《美術研究》，2015 年 8 月，頁 23-29。
10. 見中田勇次郎，《文房清翫》，（日本：東京二玄社，1975），頁 114；以及黃雯越，〈《洞天清祿集》校勘及其相關問題〉，頁 165，均作此語。
11. 英國藝術收藏家 Sir Percival David (1892-1964), *Chinese Connoisseurship: The Ko Ku Yao Lun, The Essential Criteria of Antiquities*. (New York: Praeger, 1971) 身前致力研究《格古要論》及《新增格古要論》，並為此出版英譯註解本。
12. 有關高濂生卒年考證，迄今尚未有明確定論，所載生卒年號係依曾莉莉論文研究成果供參。相關論文可見於曾芳，〈高濂研究〉（福建：漳州師範學院中國古典文學碩士論文，2008）；曾莉莉，〈高濂《遵生八牋》研究〉（高雄：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12），頁 20-28；以及朱璟，〈明代戲曲家高濂的生卒問題新考〉，《浙江藝術職業學院學報》，2017 年 1 期，頁 44-49。
13. 參見註 1 英國學者 Craig Clunas 著作，以及歐貽宏，〈《遵生八牋》與《考槃餘事》〉，《圖書館論壇》，1998 年 1 期，頁 78-79+21。
14. 參黃睿、秦躍宇，〈尚白齋本《考槃餘事》取材考辨〉，《山東青年政治學院學報》，2018 年 6 期，頁 112-116。
15. 有關沈德符《萬曆野獲編》相關研究甚多，可參考胡夢飛，〈明代《萬曆野獲編》的寫作特點及其史料價值〉，《徐州工程學院學報》，2012 年 6 期，頁 74-77；杜學林，〈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原編卷數辨析〉，《嘉興學院學報》，2017 年 5 期，頁 86-89；以及日本近代學者井上進，〈《萬曆野獲編》の版本問題〉，《名古屋大學東洋史研究報告》，43 號（2019.3），頁 51-73。